



文／十全教會 王亮月

主與我同在(上)



哈利路亞，奉主耶穌聖名作見證：

我要見證的是在2021年與2022年之間，我經歷了多次死裡逃生，主在當中的看顧、醫治與帶領。

2021年疑似心肌梗塞，蒙主醫治

2021年10月19日，我施打了第一劑COVID-19 疫苗。大約兩週後的某天，凌晨2點起來上廁所後，突然感到一陣心絞痛，一直想要嘔吐，接著全身冒冷汗，直覺應該是心肌梗塞的症狀。但我心想，就算此時送醫，恐怕也來不及，於是便坐在床上迫切禱告。不久後，先生（十全教會楊禮嘉執事）被我的禱告聲吵醒，在了解我的狀況後，也和我一起禱告，懇求主耶穌施恩憐憫。

禱告了很久之後，先生開始為我按手，加添力量。在按手禱告的過程中，心絞痛的狀況消失了，心臟也感覺舒暢許多，於是我不斷地說：「感謝主，感謝主……」然後停止禱告。因為流了滿身汗，換完衣服就躺回

床上休息。我用棉被把身體緊緊包裹起來，身體也慢慢回溫了，後來一覺到天亮，事後也沒有想太多。



筆者與先生

2021年12月6日，我又施打了第二劑COVID-19 疫苗。一切生活都很正常，每天外出走路運動，也參加聚會與服事。

2022年心律不整，卻被誤診為腦中風

2022年2月8日（二）午休後，看到手機有未接來電，於是站起來回撥電話。通話中，突然感覺右耳像被電到似的，彷彿有股電磁波穿透而過。接著，瞬間全身無力倒在沙發上，感覺整個人不對勁，但也說不上是哪裡不對。電流如一陣陣海浪衝擊而來，最後我便暈過去（後來才知道那是暈倒前的徵兆）。不知過了多久，我便自己醒了過來。

那天晚上，時任教牧負責人的先生要到教會主持職務會，而外出讀書的女兒剛好放寒假在家，就陪同我到高雄市立聯合醫院掛急診。在急診的過程中，那種莫名其妙的感覺又發生了幾次。醫生表示我有嚴重脫水，卻也檢查不出真正的原因，於是就先幫我掛了神經內科，打完點滴後就讓我回家了。

我在聯合醫院就醫約有兩個月之久，經檢查後診斷為腦中風。這段期間，原本都還行動自如，後來暈倒的次數卻越來越頻繁。曾經在廚房煮東西時暈倒在地，醒來時瓦斯爐的火還開著；也曾經在房間彎腰為手機充電時暈倒、在五樓摺衣服時暈倒。當時先生剛好在家，聽到「碰」的一聲，趕緊跑上來查看，並馬上為我按手禱告，後來我抽搐了一下，就清醒過來。

還有一次，先生開車載我外出買麵包。因為店面不方便停車，先生就在路邊臨停，我則下車去買麵包。沒想到，我結帳完時竟昏倒在地，店員嚇得準備打119，幸好我很快地醒過來，他們也攙扶我坐起來休息。當時有一位熱心的顧客，經過我的說明後，協助找到了停在路旁的先生，即時告訴他這個狀況，還一再叮嚀先生務必要帶我去看醫生，說這樣實在太危險了，但其實我們也有就醫檢查呀！

2月份某個安息日，參加聚會時，中途身體不適，手腳冰冷，感覺快要暈過去了，我便趕緊抓住身旁秀鈴姐妹的手，並堅持到聚會結束。會後，我非常不舒服，也吃不下飯，就趴在圖書室。美娟姐妹幫我測量血壓後，發現收縮壓高達200多，於是幾個姐妹

先攙扶我到七樓寢室休息，並幫助我禱告，等待先生開車過來載我回家。

2月23日長青團契有日間聚會，我照例到教會協助接待的工作。由於那天天氣突然變冷，在教會時就感覺身體不適。回到家後，從下午1點到6點，我總共暈倒了8次，每次醒來時心跳都非常快，十分難受。吃藥也不見好轉，反而越來越嚴重。

晚上睡覺時，我常常想，不知道自己是否還能看見明天的太陽？每天早上醒來，都覺得能活著，真好！從那天開始，因為身體欠安，我沒辦法再到教會參加聚會，也暫停所有教會的服事。

2022年3月3日全臺大停電，因為家裡無法開伙，先生便載我出門尋找賣吃的店家，剛好發現一家虱目魚專賣店有營業。當時店裡擠滿了客人，擁擠的環境，加上身體狀況不佳，幾乎已快無力站立。好不容易看到一張空椅子，便趕緊踉蹌地坐了下來。

當時剛好有一位姐妹也來訂餐，看到我的狀況，才知道我病得這麼嚴重。因此從隔天起，她每天中午都送上自製的愛心便當給我，並且在時間允許的範圍內陪我就醫。當時我連行走都舉步維艱，更無法自行騎車外出，時常需要搭計程車就醫。

醫師表示：無能為力

再次回診向醫師說明我的狀況時，醫師的答覆卻是：「我無能為力，我從來沒有遇過像妳這樣的病人。」聽見這樣的回應，我感到非常沮喪，也不禁想自己到底得了什麼

怪病？於是我打電話將這個消息告訴先生，先生則安慰我，我們有主耶穌可以依靠。

3月14日，我的血壓記錄還在正常範圍內，但每分鐘心跳卻只有43到45下。

決定轉診

後來我決定不再到聯合醫院，也請十全教會的姜林文川醫師，幫我轉診至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的神經內科。因為當時我連走路都很喘，在第二次到高醫看診時，我問醫生：「為什麼我走路都會喘？」醫師回答：「這樣的狀況就要看心臟科。」這才讓我意識到，之前應該是被誤診了。因此，我就請姜林文川醫師另外幫我介紹高醫的心臟科醫師。

4月6日上午，姜林文川醫師幫我做了心電圖檢查。醫師看了心電圖後，臉色相當凝重，也隨即幫我安排轉診給高醫的林宗憲醫師，並說林醫師下午有看診。到了下午，我拿著心電圖的檢查結果，前往高醫的聯合服務中心，但行政人員卻說，林醫師4月7日下午才有診，於是就先掛號，隔天再過去。

轉診日馬上接受手術治療

4月7日下午，我直接到心臟科報到。當我拿出昨天心電圖的檢查結果時，醫師嚇了一大跳，還喊了一聲：「妳今天要住加護病房，妳的心臟要停了，而且要馬上開刀。」當我還疑惑：「我會不會是聽錯，我不是還活著嗎？」就被引導坐上輪椅，急急忙忙地被推到急診室進行一連串的检查。我看到身旁的護理人員動作飛快，大家都用跑的。

醫療團隊過來向我解釋病情：「心房與心室完全阻隔，導致心律不整、心跳過慢。」並且說明如何治療：「要馬上動手術安裝 pacemaker 心臟節律器，來協助心臟恢復正常跳動……。」其實我都聽不懂，但也只能點頭同意。檢查報告很快就出來了，我的心臟與肝臟衰竭指數非常高。

接著，他們不停詢問：「家屬到了沒有？」後來先生到了，還沒來得及和我說到話，就被引導去辦理手續；同時，我也正在火速被推往手術房的路上。路途中，我開始感到焦慮且無奈，一直詢問醫護人員：「我先生呢？他知道我要去哪裡嗎？」當時我既無助，又緊張。

在手術房聽見主的聲音

就在手術房門打開的同時，我聽到有聲音告訴我：「我與妳同在。」我知道這是主耶穌在安慰我。聽見這個聲音後，我心裡也就平靜下來，不再害怕。醫師告訴我，這次手術是從鼠蹊部暫時將心臟節律器的電線穿到心臟。感謝主，手術過程很順利。

4月7日那天，我住進加護病房，先生也在當天收到了病危通知單，只是他怕大家擔心，在出院後才告訴我。

手術結束之後，我必須24小時平躺，腳也只能平移約45度，不能彎曲，否則會有危險。因為飲食、如廁都在床上，需要別人來幫忙處理，很不習慣；再加上夜晚都會聽到隔壁床急救無效、家屬哀痛的哭聲，所以也無法好好休息。

當我被推進檢查室時，竟聽見許多人唱著讚美詩的聲音，如同浩瀚大海般雄壯，非常悅耳動聽。加添了我的信心，讓我的心很平靜……。



我吃不下，睡不著，後來就開始發燒。主治醫師也很擔心，因為加護病房的病菌非常凶猛。那時本想靠著禱告祈求主醫治我，所以還在猶豫是否要接受永久性心臟節律器的手術。最後，我還是決定裝設永久性的心臟節律器。

核磁共振檢查的風險

因為之前在聯合醫院檢查時，醫師表示我有腦中風，因此在高醫要先做核磁共振（MRI）確認，再安排永久性心臟節律器的手術。而進行 MRI 檢查，必須先關閉暫時性的心臟節律器。

下午我聽到醫療團隊討論的內容，因為當時我的心跳若不仰賴節律器，一分鐘只有38-40下，若在密閉空間做 MRI，恐怕會有生命危險，很可能檢查到一半，人就走了。因此必須先跟家屬告知，要有心理準備。於是我也向神懇求：「主啊，求祢施恩憐憫我，不要讓我在中年離世，使我可以看到我兒女的兒女，並將祢的道教導我的下一代」（參：詩一〇二24，一二八6，七八6）。

在MRI室聽到如浩瀚大海的詩歌

後來，先生陪同我來到 MRI 檢查室的門口，他被留在門外等待，當時他的心裡也不斷地為我代禱。而當門一打開，我被推進去的時候，竟聽到有許多人的聲音，唱著讚美詩198首〈靠主領回天家〉：「我心依靠主耶穌，渡過浮生航海路……。」如同浩瀚大

海般雄壯的聲音，非常悅耳動聽。檢查過程中，又聽到了很多詩歌，加添了我的信心，讓我的心很平靜。

因為暫時性關閉心臟節律器，醫護人員很緊張地告訴我，檢查過程的15分鐘都不能動。還特別叮嚀我，如果過程中有任何不舒服，就趕快按下手上握把的按鈕，檢查可以隨時停下來，不一定要完成。但我因為聽到美妙的讚美詩歌，整個檢查過程仿佛是在聆聽詩歌音樂會，一點也不害怕。感謝主，非常順利平安地完成了MRI的檢查。

經MRI檢查確認沒有腦中風

感謝主的看顧，MRI 檢查的結果顯示，我並沒有腦中風，也證實了我先前兩個月都被誤診，治療方向不僅錯誤而且無效，甚至很有可能造成不該有的傷害。但主耶穌卻暗中保守我的生命，讓我活了下來，否則我早就不在這個世上了。

由於我的暫時性心臟節律器裝在鼠蹊部，位置比較容易感染。當時雖然已經退燒，但仍在施打抗生素的療程中，無法立即裝設永久性心臟節律器。因此，醫療團隊先安排了一項簡單的手術，將暫時性心臟節律器的電線改接到頸部。

手術完成後，我終於可以坐起來了，身體也感覺比較舒服。（待續）✿